

真不容易

“每月只有2600元钱,哪有钱供孩子上幼儿园?”

清洁工绳牵儿子扫马路



一张“城市美容师”母亲带着3周岁的儿子上路清扫的照片,近日在新浪微博被数百人转发,“同情、感人、无奈、心酸、母子连心!”各种评论纷至沓来。

曾经在报社实习过的金小姐,虽然离开报社很多年了,可依然保留着记者的那份敏感。11月18日上午8时30分许,当时,天还下着毛毛雨,在浙江温州银河证券上班的金小姐路过华都大厦,恰好看到清洁工带着儿子上路工作的场景,便随手拿起手机拍下了这一感人的情景。

当天上午,她通过QQ给记者发来了一张用手机拍摄的照片,说:“这是上班路上拍的,清洁工孩子没人带又怕走丢了,只是觉得蛮感人的,生活不容易啊!”

记者看过之后,觉得确实感人,经与她商量,便把图片发到微博上,没想到很快就数百人转发,并引来了很多人的评点。

11月23日晚上,记者通过鹿城区南门街道,在市区白鹿公园南面一临时用房里,找到了这位“城市美容师”和她的儿子刘帅。

经了解,她叫曾月英,现年42岁,来自湖北洪湖市万全镇,她与丈夫2006年来温州打工,3年前便一起在南门街道从事马路清扫工作。

据曾月英说儿子刘帅没人

带,只好跟着自己上路。刘帅长得很是可爱,非常讨人喜欢。在她工作的那几条街的一些住户,看到他经常会给他一些吃的,或者会给他一些旧衣服。

去年上半年的一天,一名平时经常跟她儿子玩耍的老乡,开玩笑把她的儿子藏了起来。当时,以为儿子被人拐走了,她哭着寻找了一个多小时,她丈夫还跑到派出所去报案了。从此之后,每当她上路清扫,便用根绳子一端扎在自己的手上,另一头系在儿子的玩具车上,以防儿子走丢。

你为什么送孩子去上幼儿园,曾月英说:“谁不想呀,可是我们夫妻俩每个月合在一起也只有2600元钱,哪里有钱供孩子上幼儿园?”

记者问刘帅:“你想不想上幼儿园?”没想到3岁的刘帅说,当然想,还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玩。“那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呢?”记者问。他说:“我长大了要当警察,去抓坏人。”

南门街道市容科的环管员黄静说,曾月英夫妇从事清洁工作已有3年,平时工作认真负责,只是家庭负担比较重,生活上确实比较困难。



曾月英用绳子牵着儿子在清扫道路

网友评论

是猫啊--羊习习: 我们个人微弱的力量并不能帮到他们很多,只是希望我们能从小事做起,尽量不要随手随地扔垃圾,相信多多少少还是能减轻他们的负担的。

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: 很心酸,这样湿漉漉的地面,这么小的小孩子。

Ra_Gliese581D: 环境美化靠他们,但没多少人关心过他们的生存环境。据《温州都市报》

更不容易

“该我的钱就该给,这是诚信的事!”

民工27年讨回5000元欠薪

从30岁等到近60岁,奔波27年,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自治县农民工索传平,最近在县委书记的帮助下,终于讨回了被拖欠的5393.4元工钱。“当年的合伙人,因癌症已去世,他终究没等到这一天。”索传平说。

工钱就这样搁浅了

今年58岁的索传平,是察布查尔自治县察布查尔镇人,早年在县劳务公司从事电焊工作。1984年春节前夕,31岁的索传平与朋友罗从虎合伙,给县第一小学修建铁栅栏。工程包工包料,索传平与当时的县教育局及建设局达成口头协定,工程完工后再付工钱。

半个多月的工夫,工程顺利完成,索传平应得工钱5393.4元,罗从虎应得6000多元,但因当时经费紧张,教育局及建设局都没足够的资金,1万多元工钱就这样搁浅了。

从此,凭一张工钱决算书,索传平和罗从虎开始了漫长的讨薪生活。

该我的钱就该给

索传平说,上世纪80年代,县里很穷,经费紧张,他们也能体谅相关部门的苦衷,但一直不给工资,就存在诚信问题了。

1990年,当地领导要换届。“换了领导,工资就更要了,我俩就找到曾参与指导工程的原察布查尔镇镇长双诚,请他写了张在县第一小学干活的证

明。”但相关部门仍以资金紧张为由,拖着不给。

1990年,罗从虎因癌症去世。自此,罗家人也不再要工资,索传平开始“孤军奋战”。1991年,索传平搬到了伊宁市,讨要工钱更不方便了。“这么多年来,我一直在要钱,该我的钱就该给,这是诚信的事儿,我不计较花费多少钱。”索传平说。

从伊宁到察布查尔自治县约20公里。索传平说,在当时,往返两地需七八元钱的交通费,这么多年,他来回两地花费了几百元钱。

没钱我可以等

二十多年过去了,索传平两鬓也开始斑白,家人劝他,不要再去讨薪了。

近几年,索传平在建筑工地上打些零工,月收入1500元左右,“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,这笔5000多元对于我来说都不是小数目,所以我一定要讨回来。”他说,“我干了活,他们就应该给我钱,没钱我可以等,但就是不能不给我。”

欠薪有了讨回的希望

今年9月,索传平看到一篇

关于察布查尔县委书记王奕文主持“民生大回访”活动的新闻报道,报道里还提到,王奕文帮一个人,讨回了被拖欠了十几年的工资。

因不会使用网络,索传平让朋友李明辉帮忙,给书记发了一封电邮。让李明辉惊讶的是,一个星期后,索传平接到县政府相关部门的电话,“书记看到了你反映的情况,已责令相关部门在15天内受理,你准备好相关证明。”索传平喜出望外,赶到县教育局,由于给索传平写证明的原察布查尔镇镇长双诚没去,索传平讨薪再次失败。

利息就不计较了

10月中旬,索传平再次托人给县委书记发电邮。同时,他还找到了双诚。双诚表示愿意出面作证。双诚说:“能坚持这么久,真有毅力。”

索传平说,11月11日,经双诚证明,索传平终于拿到了拖欠了27年的5393.4元工钱。

索传平的家人说,除工钱外,还应要回27年的利息,但索传平说:“能拿到工钱已心满意足,算是我的一件大事完成了,不愿计较太多。”

浙大一宿舍楼
确诊16例肺结核

最近,微博上热传杭州一高校有学生出现肺结核感染情况。据微博网友“再次重播”描述,学校已有二十多例确诊病例,校方却在封锁消息,没有公示让学生做好预防检查工作。微博发出后,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。

记者来到了微博上所指的杭州某高校——浙江大学城市学院。根据微博描述,出现感染的是该校一幢叫“弘毅楼”的寝室。这幢“弘毅楼”分为B1和B2两个单元,居住着大约500名学生,据称,出现感染病例的是B1楼的某一层。

记者随机采访了几名从“弘毅楼”走出的学生,大部分学生表示对学校出现肺结核传闻不知情。

浙大城市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董世洪告诉记者,学校部分寝室楼的确出现了肺结核的病例。第一例肺结核病例发现时是在10月21日,是在学校南校区的“弘毅楼”某层寝室,随后,又陆续出现了几例确诊病例,截至目前,学校已经有16例确诊病例。

董主任称,疾病出现后,学校方面很重视,对确诊病例的学生送往各定点医院接受治疗,对疑似病例的学生进行了隔离,对和病患接触过的学生进行了筛查。同时,校方还对大部分寝室进行了通风和消毒,在学生中开展预防疾病的健康教育。

记者随后从浙江省教育厅体卫生和艺术教育处了解到,浙大城市学院在10月21日发现肺结核病第一例确诊病人后,就在第一时间向卫生和疾控部门进行了汇报,并在卫生疾控部门的指导下开展筛查等各项工作。

综合

模仿无成本,
创新就“没可能”

专家建议建立知识产权垄断机制

“读了《乔布斯传》,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创新。”日前,在江苏省社科院《现代经济探讨》创刊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,专家学者们对创新经济展开剖解。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刘志彪教授说,在一个模仿无成本的国家,创新是不可能实现的,关键是要建立起知识产权的“垄断”机制。

“外国厂家发订单,我们来制造。”刘志彪以制造业的国际代工为例说,我们以前走的是以模仿和学习为特征的道路,技术主要靠引进,产业主要靠转移,发展的资本主要靠外资,“这条发展道路走得非常好,但是如果别人不跟你玩了,他觉得你对他有威胁了怎么办?”这时候,最常见的是国外的技术开始用知识产权的大棒对你进行惩罚。

在前不久召开的江苏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上,创新驱动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被摆在了突出位置,“在这个阶段,创新经济的提出非常及时。”刘志彪认为,江苏、广东等走在前面的省份,最重要的是建立知识产权的垄断机制,来实现对创新驱动的激励。在一个模仿无成本的国家,创新是不可能实现的,“一分钟能学会,我为什么要花10年去创造呢?”中国缺乏的,恰恰是激励创新的环境,这有待政府部门的进一步打造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研究员同样提到,“打工模式”结束后,全球经济都发生了变化,生产的不平衡格局正在瓦解,各国都必须采取自我平衡的调整,中国也不例外。

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建文研究员则认为,这种转型正是中国当前最主要的创新,也就是要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提出新思路、走出新道路。

南京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黄润龙表示,江苏的区域创新能力、经济总量、人均GDP等均领跑长三角各省市,在新一轮产业分工体系中有实力占据主导位置,抢占竞争制高点。

通讯员 沈卫平 快报记者 郑春平

对话

干这活太亏了!

即便是“讨薪”成功,11月23日晚,电话中的索传平也语气依然平淡。他和老伴单过,在伊宁市较繁华的路段有栋两层楼的房子出租,3个孩子工作都不错。领回5000多元的工钱,“总算争了一口气”。

记者:好不容易要回了钱,打算怎么处理?

索传平:现在5000元能干什么?不值钱,住一次院都不够。

记者:如果当年就领到了工钱,你本来是怎么打算的?

索传平:那时想着买套房子,当时那笔工钱起码也能买套房子。

记者:这么多年你都通过什么方式要过钱?有没有算过讨这笔钱又花了多少钱?

索传平:我找领导,能找的都找了,都互相推诿。有的说换了领导,你上别的单位看看,有的说你没合同……时间耽搁了,还有来回路费,大概1500元。我领到5000多元的工钱时,还交了300多元的税,是自己掏腰包。

记者:这么多年的利息,有没有算过?

索传平:干这活太亏了。不管了,工钱领上了,目的达到了,争了一口气。综合